

恐惧藏于人心深处

Ghosts

外国篇



鬼话连篇
GUIHUA LIANPIAN

任溶溶 编译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 外国篇 |

Ghosts



鬼话连篇
GUIHUA LIANPIAN

任溶溶 编译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鬼话连篇·外国篇/任溶溶编译.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3. 9

ISBN 7-106-02033-8

I. 鬼… II. 任… III. 故事-作品集-欧洲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3096 号

责任编辑: 李林兴安

封面制作: 于进

责任校对: 陈远

责任印制: 刘继海

鬼话连篇(外国篇)

任溶溶 编译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总编室)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华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180 千字

印 数 10000 册

书 号 ISBN7-106-02033-8/I·0444

定 价 18.00 元

恐惧藏于人心深处

目录

谁知道	1
鬼伯爵寻仇记	12
骗鬼的故事	32
鬼怕人的故事	39
鬼屋	50
地狱之行	56
约翰·查林顿的婚礼	66
街角古玩店	74
鬼妹传奇	91
鬼友	111
山间幸遇	130
哈里	141

一双小手	159
失去的心	171
安沃思太太	180
鬼少爷和我	195
蜡像陈列馆之夜	215
蛇	228
W.S.	244
死亡大亨	257

谁知道

事情太神秘,太难以理解,太荒唐了!要不是我对所见到的东西确信无疑,我会认为自己是被幻觉和奇怪的视力错觉所愚弄了。

如今我住在一家精神病院里,我是自愿来的,只是为了安全。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的事情,那就是医院里的医生。

事情是这样的——

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好一个人过日子,喜欢独身生活,因为跟别人一起过日子就觉得不自在。我并不躲避社交活动,我也喜欢和朋友们聊天吃饭,但时间一长,当感到他们太接近我时,哪怕是最亲密的朋友,我也会觉得厌倦,受不了,只希望他们走开,或者自己离开,一个人呆着。如果我不得不留在他们当中,我断定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谁知道。有可能,是的,有可能我会瘫倒。



由于我太喜欢独居，甚至不能容忍有人睡在同一个屋顶下，因此我无法住在巴黎。想到有那么多人住在我周围，哪怕他们睡着，我也感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只要知道或觉得隔墙有人，我就无法安息。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原因也许十分简单：我对我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很快就会厌倦。像我这样的人确有不少，这是一种公认的心理现象——对自己以外事物的专注能力有限，一超过限度就会厌倦。其结果是我喜爱无生命的东西，它们对我犹如人一样重要。我的房子是我过孤独生活的世界，里面塞满了家具和摆设，我在其中感到宁静，满足，快活，犹如在一位爱妻的怀抱里。

房子建造在一个幽静的大花园中，离城不远。当我感到有必要的时候，我便到城里去享受一点社交生活。仆人们住在大花园另一头菜园中的一座房子里。

那天晚上城里的剧院上演《西居尔》，我还是第一次看出美丽的音乐神话剧，我感到满意极了。

我轻快地走回家，旋律在我的脑子里萦绕，迷人的场面在记忆中闪现。周围漆黑一片，连路也看不清，好几次差点掉到沟里去。这时已是凌晨一点或一点半，天空忽然微微发亮，下弦月升起来了，古铜色的，给人一种阴沉的感觉。微弱的月光连影子也照不出来。

我家花园在我前面黑黢黢的，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大片树木像个坟墓，我的房子就埋葬在里面。



当我来到房子前面时，感到异样的不舒服。一点声音也没有，树木的叶子一动也不动。“这是怎么啦？”我想。十年来我回家从没这样紧张过。我不是害怕，我一向不怕黑。即使看到小偷，我也只会暴跳如雷，扑上去抓住他。而且我有手枪。但我没有用手去掏枪，因为我只想控制住心中的恐怖感觉。

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祥的预感吗？

我继续走，只觉得背脊从上到下在哆嗦。当我靠近房子墙边时，我觉得必须歇一下才能开门进去。我在客厅窗前的花园凳子上坐下，坐在那里心怦怦直跳，头靠着墙，看着黑黢黢的树丛。我耳朵里嗡嗡响，而且这嗡嗡声十分清楚，不是平常的动脉跳动，而是来自屋内的声音。我听见一种模糊的响声，好像有许多东西在移动，好像有人在搬动我的家具。

起先我以为听错了，便把耳朵贴近百叶窗细听，旋即便断定屋内发生了什么异常和莫名其妙的事。我并不害怕，但是感到吃惊，好大一会儿无法作出决定。喧闹声越来越响，有时候甚至隆隆响到好像马上要发生隆隆爆炸的地步。接下来我掏出钥匙，塞到门锁里转了两圈，用足力气把门推开，门都撞到了里边的墙上了。

砰的一下，开门声像一声枪响，紧接着是从地下室到顶楼的一阵轰隆声。太突然，太可怕，太震耳欲聋了！我连忙退后几步，明知无用，还是把手枪从枪套里拔出来。

我等了片刻，就听到有一种不平常的声音在楼梯上、镶木



地板上、地毯上咚咚响，不是人的脚或者鞋子的响声，而是一些拐杖，一些木头的和铁的拐杖的咚咚声。接着，我看到一把扶手椅，我读书坐的大扶手椅，走出了门口，顺着车道走去。紧接着是客厅里的其他家具：一张张沙发像鳄鱼用粗短的腿爬行一样爬走，所有的椅子像山羊那样跳着奔跑，小凳子也像兔子那样溜之乎也。

我躲进一丛灌木，弯着腰盯住我的那些家具，它们一件接一件出来，由于形状和重量不同，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大钢琴像一匹黑马那样奔跑，里面的琴弦发出轻微的叮叮声；一些刷子、镜子和酒杯，像飞鱼那样滑过石子地面，在月下闪着萤火虫那样的光。地毯和挂毯飘起来飞走。后来我的写字台也出来了，这是件18世纪的古董，里面有我所有的信件，是我过去的痛苦与激情的全部档案。我一下子忘掉了害怕，猛地跳起来扑过去抓住它，但是它势不可挡地只管向前走，我拼了命也无法使它停下。我马上被拖倒在地，被它拖着在石子路上滚了又滚；随之而来的那些家具在我身上和腿上践踏。等到我把手松开，所有的家具便从我身上很快地冲过去，犹如一队骑兵冲过一个落下马的士兵。

最后我吓疯了，好容易离开车道，重新躲到树丛间，看着我那些小零小碎的东西纷纷离开不见了。

这时候我听见空屋子里一扇扇门砰砰地先后关上，从顶楼关到楼下，发出嗡嗡的回声。

我撒开腿就向城里逃去，直至跑到了街上，碰到了行人才



定下心来。我去按一家熟悉的旅馆的门铃。我拍掉衣服上的尘土，伪称丢了钥匙，回不了家。

我躺在床上，把被单拉到了眼睛上面，但是怎么也睡不着，倾听着剧烈的心跳。我关照旅馆侍者，天一亮就去通知我的仆人，因此早晨七点光景，我的一个男仆就来敲我的房门。他脸上一副难过的样子。

“昨夜出了可怕的事情，老爷。”他说。

“什么事情？”

“所有的家具都被盗窃一空了，真是一扫而光，连最小的东西也不剩。”

听了这话我反而松了口气。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已经完全控制住自己。我决定不流露出我的情绪，不把我所见到的告诉任何人，而把这件事像什么可怕的秘密那样藏在心底。我回答说：“准是偷了我钥匙的人。必须马上报警。我这就起来和你一起上警察局去。”

整整调查了五个月，什么也没查出来。既找不到我丢失的任何东西，也找不到窃贼的任何线索。我的老天爷！只要我把我所见到的告诉他们，被关起来的可不是窃贼，而是我。

我知道怎样闭口不谈。我没有再布置我的房子。没有用处，同样的事还会发生。我不愿再回这座房子去，到巴黎住进了旅馆，去看医生，询问我的神经状况。自那可怕之夜以来，我的神经使我极其担心。

医生们建议我去旅行，我接受了他们的劝告。



我先是到意大利。阳光对我大有好处。六个月里我从热那亚到威尼斯，从威尼斯到佛罗伦萨，从佛罗伦萨到罗马，从罗马到那不勒斯，又到了西西里岛。接着我穿过非洲大沙漠，一路上心旷神怡，心事没有了。

然后我经马赛回到法国。像是一个病人自以为痊愈了，但一回到发病的地方，就发现病根还在身上。到巴黎一个月后我呆不住了，决定在冬季来临以前再去旅行一次，穿过诺曼底，那里我还没有去过。

我先到鲁昂玩了一星期，这是个中世纪的城市，有家博物馆保存着哥特艺术的珍品。

一天下午约四点，我走进了一条街，它简直叫人难以相信，街边流着一条墨黑的小河，叫罗贝克河。我的注意力被少见的老式房屋所吸引，接着突然看到一家接一家的旧家具店。

这些旧货商人选了个古怪的地方，在这样一条神秘的街上，不祥的小河边做买卖。尖形的瓦屋顶上，古老年代的风标在叽叽嘎嘎作响。

在那些洞穴一般的店铺深处，可以看到雕花大柜，鲁昂、纳维尔陶瓷器，上漆和原木色的木雕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圣母像，圣徒像，教堂用品，教士长袍，等等等等。这些高大房屋里从地下室到顶楼堆满各种各样已不再有实际用处的东西，它们比原来的主人、比它们的世纪、年代、时尚存在得更长久，现在被人们当作古董买回去。

在这个收藏家的天堂里，我对旧东西的热情再次被点燃



了。我一家一家看过去，突然——我的上帝之母！我的心跳到了喉咙口。我在一个堆满旧东西的拱顶室的门口处看到了我最好的柜子中的一个。我向它走过去时浑身颤抖，抖得我不敢去抚摸它。我伸出了手，停下了。它是我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是路易十三时代独一无二的一个柜子，只要见过它一次谁都不会搞错。我往阴暗的店内再看，一下子又看到我的三把扶手椅，上面蒙着“小点子”绣花面子。再过去是两张亨利二世时代的桌子，这种桌子太稀罕了，当初有人特地从巴黎到我家来参观。

我激动得快要昏倒了。但是我继续走进去，像黑暗世纪的一个武士走进女巫的厨房。我一路走一路发现更多的东西：我的枝形吊灯、我的书、我的画、我的挂毯和地毯、我的武器，样样都在，就少了我放着信件的那张写字台。

我继续走，下楼，走过黑暗的过道。只有我一个人，我叫人，但是没有人答应。偌大一座七弯八转的迷宫里就只有我一个人。

天很快黑了，我只好在黑暗中坐在原属于我的一把椅子上，不时叫：“喂！喂！这里有人吗？”

我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以上，才听见脚步声，很轻很慢的脚步声。我说不出它们来自何方，但是我振作起精神，又叫起来，然后看到隔壁房间有灯光。

“什么人在那里？”一个声音问。我回答说：“一个顾客。”那声音回答：“很晚了，我们已经关店门了。”我回答说：“我已



经等了你一个钟头。”“你明天来吧。”“明天我要离开鲁昂啦。”

我不敢动，他又不过来。我一直看着他的灯光照在一块挂毯上，那上面有两个天使，飞翔在一个死者的上方。那块挂毯也是我的。

过了片刻他说：“我在等你过来。”

我站起来向他走去。

在一个大房间中央站着一个小矮子，又矮又胖，活像游艺场上展览的大胖子，极其少见。他有一把乱蓬蓬的脏胡子，头上光秃秃的一根头发也没有。他举高蜡烛照我时，秃头在堆满旧家具的大房间里像个月亮。他的脸皱巴巴，浮肿，眼睛只有两道缝。

讨价还价后，我买了三把实际上属于我的椅子，付了一大笔现款，给了他我的旅馆房间号码。这些家具必须在明天上午九时前送到。接着我离开那店，他极其客气地送我出门。

我直接上了警察局，把我家具被盗和我刚才的发现告诉了他们。

警长当场打电话报告负责这桩盗窃案的检察部门，请我等候答复。一小时后答复来了，完全证实了我所说的。“我马上去逮捕这个人并进行审讯，”他说，“我建议你先去吃晚饭，两小时后回来，我要把他留在这里，到你在场时再审讯一次。”

“好极了，警长！太感谢了。”

我回到我的旅馆吃晚饭，因为心满意足，胃口大开。他们终于捉住窃贼了。



两小时后我回到警察局，警长正在等着我。

“先生，”他一见我就说，“我们没捉到你的那位朋友，我的人连他的影子也没找到。”

“你是说……你们找到了那房子吧？”我问道。

“哦，是的！当然，我们守住它等他回来。但他失踪了。”

“他失踪了？”

“是的，他失踪了。他平时晚上去一个邻居那里，那是个古怪的老丑婆，一个叫比都安太太的寡妇，也是个旧货商人。今天晚上她没有见过他，说不出他上哪里去了。我们只好等到明天。”

我只好离开。由于为那间鬼屋的事烦心，鲁昂的街道看上去都是鬼鬼祟祟的。

我睡得不好，一睡着就做噩梦。

第二天那商人没有再出现，他的店仍旧关着。

警长对我说：“我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也已经报告过检察机关，现在我们一起到那家店去把它打开，你可以告诉我们哪些东西是你的。”

我们坐车到那里。警察们带了个锁匠把店门打开。

我进去既看不到我那个柜子，也看不到我那些椅子和桌子，我家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尽管昨夜我每走一步就要碰到它们。

警长十分惊讶，怀疑地看着我。

“我必须说，警长，我那些家具的失踪和那个商人的失踪



有关。”

他微笑起来：“你说得不错！昨天你花大钱买你自己的东西这件事做错了。这件事使他产生了怀疑。”

我说：“我不明白的是，所有放我的家具的地方现在怎么一下子都放满了别的东西？”

警长回答说：“他有一整夜时间，他把东西换掉了。这房子和两边的房子肯定有联络办法。我要搜个天翻地覆。这贼躲不了多久，我们现在至少已经找到了他的老窝。”

我的心跳得十分厉害，我想它都要炸了。

我在鲁昂待了两个星期。那人终于没有回来。像他这样的人谁也没法骗他出来。

接下来，一天早晨我收到了一封古怪的信，是替我看管房子的园丁写来的：

亲爱的先生：

……昨夜发生了一件事，我们无法解释，警察局也无法解释。所有的家具都已经回来，连最小的东西也不少。房子里如今和盗窃案发生前一模一样。真叫人莫名其妙。事情发生于星期五夜里到星期六凌晨这段时间。路上弄得乱糟糟，这些东西似乎是从花园门口拖到前门的。也就和它们失踪的那天一模一样。等着你回家。

菲利普·劳丁谨上

不！不！不！我绝对不回去！

我把信拿给鲁昂的警长看。



“完全归还了，”他说，“我们先不动，不久会逮住他的。”

但是那人并没有被逮住。人们无法捉到他，这个头秃得像满月一样的怪物永远找不到了。他不会再回到他的店去，他干吗要回去呢？只有我可能遇到他，但我不要遇到他。不要！不要！

如果他真回去，如果他真回到他的店里，谁能证明我的家具曾经在那里呢？只有我的证明。我有一个感觉：人家会怀疑我。

我到这家精神病院看医生，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

经过长时间检查之后医生说：“亲爱的先生，你愿意在这里住一些日子吗？”

“我很愿意。”

“你不缺钱吧？”

“不缺，医生。”

“你想要一座单独的房子吗？”

“是的，想要。”

“你愿意你的朋友来看你吗？”

“不愿意，医生，一个也不能来。鲁昂那个人会追踪到这里来向我报复的。”

我单独一个人在精神病院住了三个月，绝对单独一个人。我的日子过得简直是无忧无虑。但只有一件事使我害怕：万一那旧货商人发疯了……万一他被送到这精神病院来了——即使监狱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呀！